

故乡为我复家园

——记侨港镇归侨周德耀写的七律三首

侨港镇一幢三层的楼房，住着一位老人周德耀，1978年初，因越南当局排华而返回家乡。十多年前，在其一楼厅内的墙上，挂着一块约2平方米的小黑板，上面有好几首用粉笔写的诗歌，其中有题为《被越驱赶吟》七律三首，为其所写：

一

前尘回首越邦天，北夺南争有十年。
炸弹连天遭惨劫，硝烟遍地受熬煎。
琼楼锦绣成残垣，都市繁华化败阡。
战火蔓延失居所，故乡为我复家园。

二

驰驱越国石塘湾，一叶轻舟即挂帆。
沐雨栉风云海苦，披星戴月广宁行。
抬头目睹家邦境，俯首心怀梓里还。
凄风苦雨沿岸过，安康直达白龙山。

三

安南侨旅四三秋，被赶归来已白头。
吉岛风光云锁闭，龙湾胜景惹人愁。
昔年葵舍无他处，今日茅堂正自筹。
回顾前尘萌百感，桑榆晚景乐悠悠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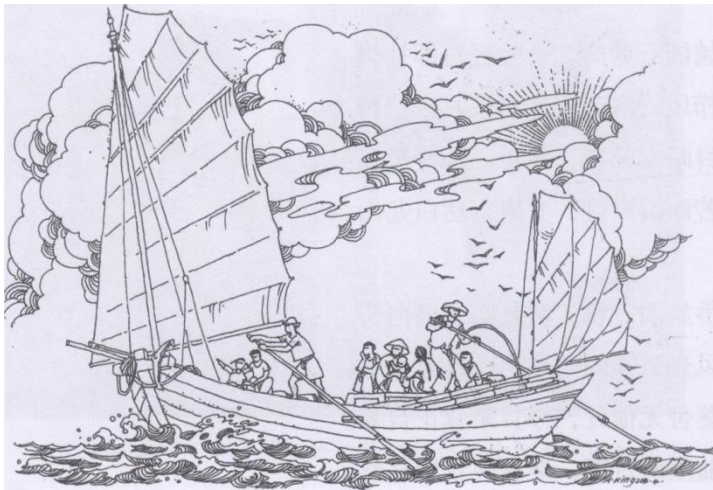
周德耀建在侨港镇的三层住宅楼。



周德耀在其住宅厅内与一位曾孙合影。墙上黑板所写是他的诗作。

第一首是周德耀侨居越南期间遭受战争灾难的痛苦回忆（注：诗中的“北夺南争”是指越南抗美救国战争）；第二首是回忆被越南驱赶返乡的经过；第三首是回忆在越南侨居几十年的家园丧失后，在家乡的关怀下得以重建家园，安度幸福的晚年。

在一般人看来，能写点诗的人，不是有点学历，也要有中学文化水平。但周德耀少年只在北海的外沙和珠海西路的几间私塾读了几年书。青年时开始替人打工或做海。侨居越南的几十年间，主要靠做海为生，不是钓鱼、砍柴，就是捡螺、拾虾。粗大的双手留下的老茧，记录着他一生的勤劳与艰辛，根本就没有舞文弄墨的闲情逸致。然而，这三首诗却是周德耀70多岁时的处女作，且不评论其写作水平的高低，但诗的平仄的运用，尚能基本达到要求，而且出自只有小学私塾水平的老人之手，就显得不简单了。



20世纪70年代末越南大规模驱赶华侨期间，周德耀一家20多人分两批先后摇着钓鱼艇从越南回国。图为其家人在海上经历“沐雨栉风云海若，披星戴月广宁行”的情景。

出于好奇，笔者问周德耀，过去从没写过诗，怎么想起写诗来了？他说，当年全家被越南当局驱赶回到北海后，市委、市政府在今侨港镇这个地方建立了难民安置点，他们的生活得到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关怀和照顾。孩子们都有了工作，他的晚年很幸福。闲着无事，常想起这辈子先苦后甜的经历，于是突发奇想，用诗来表达内心的感受。虽然没什么文化，但读私塾时曾读过一些唐诗。为了写诗，他买了一本怎样写诗的书来学习，经过一番努力，写了这三首诗。虽然写得不好，但却是亲身的经历和感受。

这三首诗是周德耀半个多世纪经历的写照，但诗的内容实际上反映了侨港镇全体归侨的经历和感受，因而具有代表性。此外，周德耀在诗中“今日茅堂正自筹”的表达，叙述当年全体难侨在最困难的时候，得到了“故乡为我复家园”。今天的侨港镇不但成为昔日全体难侨的美丽家园，而且成为丹麦前首相、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保尔·哈特林所说的那样——“难民署的橱窗，是世界安置国的光辉榜样和典范”。（1981年9月7日香港《大公报》）



1989年春节，周德耀合家在侨港镇新家门前合照全家福。第一排的两位老人是周德耀夫妇。